

目 录

鱼水情深	1
湘江三昼夜	19
为了胜利 必须整编	41
神出鬼没的实干家	63
令敌人丧胆的红五团	83
遵守党的政策的模范	105
真金不怕火炼	125
战胜死神的强者	149
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	169

目 录

漫长的“军装梦”	189
一口铜锅	205
再版后记	223

摇摇摇摇长征中的红军指战员

红军的胜利

摇摇掉队，对于一位军人来说，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字眼，尤其在变化莫测的战争条件下，它简直就是痛苦、磨难、甚至死亡的同义词。

然而，红军战士袁以辉、李贻玉、叶德胜在长征途中短暂的因病掉队，由于得到了老百姓的关心、照顾，却是一次幸运、温暖的美好经历。

红军从瑞金出发的第三天，袁以辉、李贻玉、叶德胜 猿个病号就掉队了。眼睁睁地看见部队走没了影子，那个滋味是要多着急有多着急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好互相

我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推碾子

搀扶着，迈着踉跄的步子往西追赶部队。一路上头昏脑涨，脚重如铅，本来半天就能到达九堡镇，却走了整整一天。

黑漆漆的夜色笼罩着九堡。这个小镇往日里人烟稠密，热闹繁荣，现在却变得冷冷清清，一派凄凉景象。袁以辉心里一阵难过，他知道，随着红军撤退，好多老百姓都疏散到山里去了。

多数人家都是门窗紧闭，没有灯火，看样子是没有人住了。以前随部队行军作战，他们不知多少次露宿街头，从来不去打扰老百姓。可是眼下病成这个样子，怎

么能在秋夜里的户外渡过这一晚上呢？想来想去，他们只得走到一家门口轻轻地叩门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老妈妈打开半扇门，惊疑地上下打量着这三位不速之客。终于，她看清了来人帽子上的红星，立刻笑逐颜开地说：“啊呀，是红军同志！快，快进屋里坐。”

屋里点着一盏油灯，四下里显得空荡荡的。袁以辉问道：“老妈妈，家里有几口人哪？”老妈妈长叹一声说：“我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去了。前天，啊，大前天了，都跟大部队往西去了。我那老头子和大媳

我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推碾子

妇挑着东西往山里亲戚家去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老人家想起了这几天一直转悠在脑子里的一个疑问：“唉，红军同志，苏区这么多红军和老百姓，还打不赢反动派？”

一句话，触动了袁以辉的心事，他痛苦地回忆起那天部队出发时的情景：成百上千的苏区老百姓，流着眼泪对战士们说：

“你们连机器都搬走了，就不要苏区了吗？”

“你们能搬走东西，我的耕牛、房子

和孩子怎么搬得走呢？”

“过去红军打仗是为老百姓，现在要远走高飞，就不要老百姓了吗？”

当时，他们无言以对，现在，面对这位两名红军战士的母亲，袁以辉很想解释点什么：“老妈妈，我们……”话刚出口，又说不下去了。是呀，前四次反“围剿”都打赢了，为什么第五次就打不赢呢？这不正是自己想不通的问题吗？

袁以辉回答不了老人家，便引开话题说：“老妈妈，我们三个人因病掉队了，今晚想在您家住一晚。”

我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推碾子

“啊呀，瞧我这个老懵懂，只顾说话。看你们一个个脸黄手肿的，是什么病呀？”老妈妈说着，又从头到脚看了他们一遍。当她得知他们是“打摆子”（疟疾）时，便连声安慰他们说：“不要紧，在我家住下吧，我还有个能治这种病的土药方子哩。”

这些天就是因为缺药，得了病没法治，他们才掉队的。一听这话，顿时喜出望外，赶紧问老妈妈是什么药方。

“吃个狗崽，包你们好！”老妈妈的语气十分肯定。看来她准是有把握。

红军的胜利

“吃狗崽？”袁以辉等人面面相觑，不约而同地摸摸自己的口袋。因为他们每个人身上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钱，买几个鸡蛋或买几盒烟倒差不多，买一条狗那可是想都没想过的事。如果钱不够而买人家的东西，那不就违犯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吗？

老妈妈见他们迟疑不决的样子，便说：“唔，不相信？放心吧，这法子准灵。”

“老妈妈，你们这里的狗崽多少钱一斤？”袁以辉小心翼翼地问。

我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推碾子

“什么多少钱一斤。我家里有能吃的，你们尽管吃，不吃，难道还留给白狗子吃！”

老妈妈说着便向里屋唤了几声。登时，一条模样可爱的小黄狗摇头摆尾地跑了出来，先向他们几个“汪汪”地吠了几声，然后就躲在老妈妈身后摇着尾巴打起了转转。

“红军同志，你们哪个会宰狗？动手吧。”老妈妈又说话了。

“这、这小狗，还是留着陪您作伴吧……”看着这空荡荡的屋子，又想想老

妈妈眼下孤零零一个人生活，他们实在是于心不忍。

“唉，庄户人家，哪有那么多讲究。”老妈妈顺手抱过小黄狗，实心实意地说：“再说，治病要紧呐。”

看来是无法拒绝老人家的心意了。袁以辉把嘴巴凑在李贻玉和叶德胜耳边告诉他俩，自己身上还有两个银毫子和 员圆来个铜板。他俩也说还有点钱。他们商定明早临走时把钱留给老妈妈。然后就把小狗崽杀了。

狗肉煮好了，满屋都飘着香味。他们

我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推碾子

虽然早已饥肠辘辘，但因病中身体虚弱，吃了一半多便吃不下去了。热心的老妈妈一边说要多吃点才见效，一边拿勺子往他们碗里添。最后，看着他们连汤都喝光了，才高高兴兴地去洗了碗筷。

饱餐一顿，他们又跟老妈妈聊了一会儿便睡觉了。半夜，李贻玉叫醒袁以辉，高兴地说：“班长，我出了一身汗，觉得轻松多了。吃了狗崽真见效啊。”

这些天来，袁以辉第一次见李贻玉这么高兴。他摸摸自己的身体，汗涔涔的，头脑也觉得清醒多了。他兴奋地说：“我

也是这样，老妈妈这土药方真见效。”

熟睡着的叶德胜正打着呼噜，袁以辉伸过手一摸，也是热乎乎的。狗肉在他身上也生效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们起身了，三个人都感到头脑清醒，步履轻松，与昨天比简直是判若两人。他们把钱凑拢放在桌上，正要向老妈妈告别，却见她端出饭菜，叫他们吃了饭再走。虽然他们没有告诉老妈妈动身的时间，生怕给她添麻烦，可是她猜准了他们的心思，天不亮就给他们做好了饭菜。此时此刻，袁以辉等感动得不知说
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鱼水情深

我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推碾子

什么才好。老妈妈催促道：“快吃，吃饱了好赶路。”

他们含着热泪吃完了这顿饭。临走，他们千感谢万感谢，恋恋不舍地向老妈妈告别。老妈妈告诉他们，等会儿在路上再出身汗就会全好。她还嘱咐说：要是见了她的两个儿子，告诉他们要一心一意打白狗子，不要惦念家里。

上路后，回想起昨晚的经费和那位可亲可敬的老妈妈的形象，令他们心绪久久难以平静。李贻玉说：“做梦也没想到狗肉能治好摆子病。将来革命胜利了，我要